



大家小书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旧戏新谈

黄裳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旧戏新谈

黄裳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戏新谈 / 黄裳著. — 3 版.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1

(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1720-2

I. ①旧… II. ①黄… III. ①京剧—艺术—文集
IV. ①J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0756 号

总策划: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高立志

责任印制: 宋 超

装帧设计: 北京纸墨春秋艺术设计工作室

· 大家小书 ·

旧戏新谈

JIUXI XINTAN

黄 裳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大厂益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76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3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1720-2

定价: 3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

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旧戏新谈》新序

黄宗江

出版者电邀我为这卷旧书写新序，想来是作者“点戏”，当由于黄裳和我曾是同窗、同游、同业、同案——有这许多同，自有更多的不同，同仍多。至少我们在出戏不少的天津南开中学同学时，不约而同地均曾看戏夜归翻墙入校。我们均属旧称戏痴、新称追星族类。

新序这一新可了得！且说此书旧序写者为徐（铸成）、吴（晗）、章（靳以），还有唐（弢）跋，都是大写级人物，是当年不惜生死与共的民主斗士，列其姓名便可见何等的历史厚度了。鄙人有何德能，敢于佛头沾粪？奈何，应命，执笔。

旧与新每令人思索无限。天下事无不新出于旧，旧必出新。传统与革新，历史与现实，每难截然。这些文章先是连续发表于《文汇报》的副刊《浮世绘》，时在激昂岁月的1947年至1948年之际，正是新与旧交战交替的时代。作者用笔名“旧史”，更可见其史的观念，甚至

尤强于戏的观念，然而所谈仍不离戏。这未免使我想到近日颇令人不喜欢的一些文艺或娱乐作品，尤其电视连续剧中的“戏说”。严正的历史成为戏说实在是不伦。然而谁又敢说，古今所有的说部，尤其是戏曲经典，乃至正而又正的正史中无戏说？甚至可说无戏说便无文章，只看戏说得好不好，何谓好，还是接近真实而非戏弄也。

作者不是以论带史，而是以戏带史。论戏也多有新见解，当时的新见解，或至今犹新的见解。作者又如实地说自己在戏上是外行，是外行，却有内行反而说不清、道不明的，只因“身在此山中”。

此书论戏、论人、论史、论政，每有种种不同的新见。读者无须苟同，亦无须苟异，尤其是月旦人物之笔，求同存异可也。需知作者当日是“自由撰稿人”（此一名称、行业，至今又兴起了），自有其自由，更有其不自由。读者会把这些文字看做自由谈，乃可做自由读。天下大手笔多在最不自由处作出最自由文章，从雪芹天书到鲁迅地文。

我信笔写来也有这种既自由又不自由之感了。且抄书中所引吴梅村为京师广德楼题台柱的下联，抒情做结：“十万春花如梦里，记得丁歌甲舞，曾醉昆仑。”

徐 序

黄裳兄的《旧戏新谈》将付印，要我写几句话。

大约在前年冬天，我们接到许多读者的信，说《文汇报》的版面太沉闷，希望我们有一点革新，因此我们决定添辟两个副刊，一是《新闻窗》，由梁纯夫兄主编，供应读者一些有关新闻背景的资料；一是《浮世绘》，由黄裳、钦源、梅朵三兄主编，主要的目的是介绍各种新的知识，并提高读者娱乐的水准。这副刊创刊以后，几乎每天有一篇《旧戏新谈》，署的笔名是“旧史”。

因为我对平剧有相当深的嗜好，很多朋友都疑心是我写的，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写过剧评；像《旧戏新谈》这样清新活泼的散文，我根本也写不出来。

我自从离开学校后，经常总保持一种运动及一种娱乐，以调剂身心，二十年的记者生活没有毁掉我的康健，主要就是靠这个习惯。娱乐方面，最初是玩留声机、收音机，拍昆曲，最后是浸沉于平剧。那是因为抗战这几年，什么都玩不起了，而偶然又遇着一个在北平很有名的老票友，

吸引了我的兴趣。哪里知道，这玩意儿，竟像吃鸦片、作旧诗一样，一靠近，就被它吸住脱不了身。我曾花了整整一年的工夫，去研究平剧的基本组织如音韵、格律、锣鼓等等，后来学唱、学做，更费了很大的精神。这位“正宗谭派”的票友，教起来一丝不苟，一字一腔，都要你学得丝毫不变，而且要考究神态和境界。我那时也深悔搞这无聊的玩意儿，但既经犯了瘾，简直就迷下去了。要不是湘桂大撤退这一幕惊涛骇浪冲破我苟安的环境，我也许竟变成票友了。受了这个教训，“复员”回上海以后，就再也不敢提这劳什子。

我不敢说平剧没有它的艺术价值，尤其它的影响之大，到现在恐怕还没有一种戏剧能够和它比拟。全国各乡镇几乎都有它的影子，甚至南洋各地的侨胞，尽管对国语不大了解，对平剧也一样的爱好。最近我到台湾去游历，各处也都有“票房”和平剧的演出，这看来决不是胜利后跟“五子登科”一起复员去的，沦陷了五十多年，它还是和孔庙、城隍庙等等一直保存着的“国粹”，可见它的植根之深了。而且平剧的兴起，当初本来也是一种戏剧的革命，把各地的乡土戏冶为一炉，成为通俗易解的平民艺术，打破古典而贵族化的昆曲的统治局面。可惜后来经所谓骚人墨客的改进，把它粗犷的泥土气全销蚀了，活泼可爱的农村艺术慢慢地又变成了庙堂和贵族的点缀品，而且种种人为

的格律把它捆得死死的，不再有多少生气，一部分演变成上海的整本戏，更是面目全非了。

我对戏剧根本是外行，而又在无意中染上过平剧的瘾，知道它的积习之深，实在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前途。要改良，除非重把它解放回农村去，但是又谈何容易？所以关于这一类的讨论，我总是站得远远的。

黄裳兄其实也是一个外行。但正因为他是一个外行，才能超脱一切，用活的眼光来看这个死东西，从这个角度里，看到了人生，看出了现实。这是一个很新奇的尝试。

当《文汇报》还没有被扼杀以前，读者每天看完了国内国际的新闻，再读他的《旧戏新谈》，许多面目会浮在眼底，道貌岸然的老生，打诨帮闲的丑角，似乎都另有一番生气。

黄裳兄这个尝试，这一年来给我苦闷的生活以不少安慰。譬如，平剧中即使是夫妻对坐“叙叙衷肠”的时候，涉及一点秘密，马上就“禁声”不语，要做一番警戒的场面。以前我看了，只觉得是多余而不近情理，现在想来，这竟是最深刻的表现。足见言论自由是“古已有之”，调查统计，也并非“于今为烈”了。

徐铸成

1948年3月

吴序——关于黄裳先生

几年前在昆明，从上海的《周报》上，读到黄裳先生关于美国兵的文章，生动的文章，顿时吸引住了我。从文章里知道作者是翻译官，一个翻译官而写出如此情趣、如此风调的文章，想象中此公应该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在大学里读外语系，年纪二十多岁。老实说，在昆明看够了，也听够了翻译官的故事，对之是并不“肃然”，也不肯“起敬”的，一直到读了《关于美国兵》之后，才“肃然”了一下。

不久，又读到《昆明杂记》，作者特别对于南明史事关怀，惭愧得很，自己在昆明前后住了将近十年，原是抱着搜集南明史料的大计划去的，十年来虽然先先后后买了百十种书、几百份碑帖，却不曾写过关于昆明、关于南明一个字，不但“此愿竟成虚”，到头来连书和拓本一塌括子都拿去换米了，发了“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之叹。看看一个过路游客，在百忙中还上昆明和贵阳的图书馆作研究，不能不脸红，也不能不起敬。

接着又在《文汇报》上读到作者的南京通讯，犀利的文笔，翔实的报道，熟识的风格，读了如见故人。

不久，作者回沪编报，开始和我通信，要我替报纸续写《旧史新谈》，为了对于他的文章的爱好，当然是乐于从命。

于是，奇怪的事情来了，《浮世绘》上连续发表《旧戏新谈》，署名是“旧史”，谈皮簧、谈昆曲极当行，屡次提到十几年前看此戏，又对京朝名角一个个如数家珍，甚至会说起是某年某月在某地听过某角唱某戏，如话开天遗事，似乎作者是上了年纪的行家。但是，问题不止于此，文中还谈及服装的美、脸谱的美、表情的美，作者决不是一个庸俗的旧戏行家，而是对旧形式的艺术具有高度的欣赏和批评能力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第一，作者对当代史事极熟识，《新安天会》这一篇好极了，张奚若先生曾经好几次和我谈起此文；第二，作者对旧史也如其对旧戏之当行，没有一句外行话；第三，他说的是旧戏，读的人读的却是新戏，他对旧戏史事的批评，公平而有分寸、有分量；第四，文章清新流利，相当熟练。

每次得到《文汇报》，总习惯地先读“旧史”的文章，虽然我对旧戏一无所知，却对《新谈》抱极大兴趣。作者有几次提到火判，说到某角（大概是侯益隆吧？）演火判，脸谱、服装、表情美极了，美极了，这个美极了的印象，

隔了一年多，到今天我还在时时想着。

记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了，是从《新谈》里发现，还是作者自己告诉我的，证实《新谈》确是黄裳先生的著作。

同时又从报纸上作者别一篇文章，知道作者不但不是外语系出来的，甚至不是文学院，是学工程的。我最初自以为是的推测全错了。

作者似乎对南明史事还在继续探寻，为了吴昌时，还特地访问了鸳湖，写出了明代覆亡前夕，政争幕后人一生的《鸳湖记》。

几个月前，作者来信说，《旧戏新谈》的稿子选出了五十几篇，预备结集，并且说明是取意于《旧史新谈》的，有义务作一篇小序。这一义务的实践，由于我已说过一无所知的困难，拖延了好久，实在谈不出什么道理，只好就所知道的说了一点，不能算是序，就算一个读者对于作者的介绍，学学作者惯用的题目，题记为《关于黄裳先生》吧。

我能向读者说的话，老老实实地说，我是喜欢读作者文章的一个读者，尤其喜欢读这一本书，我不懂旧戏而喜欢作者所欣赏的旧戏，我写过《新谈》，却更倾倒作者的《新谈》。

吴 晗

3月12日于清华园

章 序

前人言道：“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就是那个被英国人看得比印度还值钱的莎士比亚也曾在他的戏里把人比成一个不讨好的演员，演过了他的那一出，便被世界忘掉的傻瓜。他们都把人生和戏混为一谈，其实，戏真是从人生中摘出来的，人生倒不能当做戏。如果把人生当戏做，个人也许显得睿智绝顶无挂无碍，苦的却是别人——那些一板一眼做人的，全被扯到你一个人的戏中去，免不得啼笑皆非了，换一句话说，抱着正正经经做人的态度过日子，苦的是自己不过是伤害自己而已；如果以人生为戏剧，你也许是最聪明的演员，抡着聪明的斧，伤害的无非是别人。

原来是谈戏的，一开头，就把话扯远了，还是让我赶快收回来，就戏论戏吧。

溯自看戏以来，将近三十年矣，说不上能懂得什么，不过止于一个热心的看客。说热心，倒一点也不假，好像是生而俱来，每场必是依时早到（多半是连饭也没有吃好），静候三通鼓，等待拔旗跳加官（近来仿佛连这些都没

有了，却加上了“谢幕”的尾巴)，如果不幸赶晚了一步，老远的一听到锣鼓齐鸣，就如同上战场的马，不由得加紧脚步，冲上前去，心中有无限的懊恼同时升起，我把那些老的看死了，小的看大了，可是至今我还不过是一个热心的看客而已。

若是说有一点成绩的话，那就是从乱七八糟的戏目和演员的中间，我分出一个高低好坏来。我懂得哪一个戏子，唱哪出最拿手，我也知道哪一出戏是任凭谁也唱不好的，听到佳处“好”声也能冲口而出。什么是佳处，那是说不出也道不出的，就从那一声响彻山谷的长啸中，消去自家胸中成年累月堆积起来的块垒，听到好处，气一平，“好”声是自然而然出来的，当然那与到科班捧角起哄不同，因为后者全是主观的，近乎扯淡，你一喊，他一顶，弄出岔子，散戏后天桥外空地再见，总得打个鼻破血出，争个上下。也有过于正直的看客，一听到窦尔墩骂黄天霸为奴下奴便大鼓其掌，惹得全场注目，那是只取意识，说不上懂戏，至于那些奉命捧角，埋着头两手高擎，大鼓其掌，原来是应该撵出戏园子的。

我看过多少小生小旦，长大了便唱正生正旦，到老便去为丑角，丑角照例有三根鼠须，表示老奸巨猾，人生的经验不少，话能从两头说。至于净呢，有的虽然狰狞可怕，倒不一定是坏人。有人说凡是脸向上勾的是善的，向下勾

的是恶的，这些歪嘴斜眼睛的，无非是奴才打手之流，什么也说不上。可是欺压起老百姓来，总还是这些人为多，老实的看客是容易上当的，忘记他们的后边也还有抱腰的勾大白脸的主子。

在戏里，好角色倒并不一定扮地位高的人，坐而为主的也许是一个戏包袱，立而为仆的说不定是个好角，被敲牙割舌的是正工老生当行，而那个高踞宝座、发号施令的倒是一个破锣嗓子的烂花脸，在台上是他，前呼后拥，作威作福，下了台，抹抹油彩，就见到一个满脸烟容、流清鼻涕的瘾君子，像一条老狗似的蜷缩在戏箱边上，再等下一出戏，以便打杂。戏总有他唱的，可是他一辈子也唱不好。

至于声音高低隐显，也不足以说明角色的好坏，大嗓不见得有味，低声不见得不动人。上下高低之中，有一个适当的配合，最怕的是拿不准调，忽高忽低。道白还好，可自诩另出一派，若是唱起来，那可难煞琴师，急煞同台唱戏的，苦煞听戏的客人了。

一般看客，习于为戏中人担忧，所谓“替古人担忧”也，我有时为戏子担忧，生怕他一失手，一走腔，赢得满场倒彩，弄得前功尽弃，丢尽了脸。有时还为我所请的客人急，如果他是一个老看客，姗姗来迟，那就要害我频频回首，望得脖子酸痛，幸而他来了，看得没有趣，那也成

为我的一份心事，好像演戏的不是他人而是我自己。曾经请过一个客人看科班戏，他照例迟来，忘记在孩子们的班中，戏码前后不以好坏为准绳，等他到了，正赶上最后的一出大武戏《登台笑客》（只有到广和楼的人才知道这出戏），戏既无趣，坐得又近，尘土迎面扑来，使我也无法向他解释，最后未终场而离去，客人是颓丧万分，我也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而台上仍在不断厮杀，要拼个你死我活。凡是武戏免不了杀人，因为那些武生原来是以表演杀砍为事的，只有正月初一唱的《英雄会》那却不同，那和君子之争相差无几，只是那个结局并不怎么 Fair。就是那个“奴下奴”的爸爸黄三太，暗使甩头一子，把那个好汉窦尔墩绊倒尘埃才结束了那出戏。

虽有战争，而不流血，老百姓把它当做一出吉利戏，可见得不管真的假的，老百姓是不喜欢流血的。再要为了满足自己私欲，流尽老百姓的血，那么老百姓一定是恨入骨髓，迟早要群起而攻之的。

一切的进步和改革我都赞成，唯独旧戏我不这样主张。既然以“旧”相称，就大可保留它的本来面目，另可创造新歌剧，自成一型。正如同不必磨去铜绿加以消毒，把出土的古器当饭碗用也。就以舞台上的设备而论，废去了台上的高栏杆，“花蝴蝶”就不必再练杠子工了，没有那两根大柱，“金钱豹”也无法把钢叉钉在上面，看客也不必“吃